紅樓真夢/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四回　宴梅屏重展大觀園　壽椒掖試演千秋舞

下一回▶

話說探春在櫳翠庵和惜春下棋，寶釵湘雲觀局。忽聽丫環回道：「薛二奶奶來了。」忙叫請進。原來邢岫煙因探春救了張德輝的內姪女兒，聽說他回來，特來道謝的，不免說些感激的話。探春手拈棋子，笑道：「這是我們應辦的事，有什麼可感激的。我若早知道早就辦了。可惜辦遲了幾天，倒叫那位姑娘擔驚受辱。」

湘雲又拉岫煙看那「蠟梅詩」，約他同做。岫煙看了，也著實稱贊一番，又說道：「有你們珠玉在前，我那敢下筆呢。「湘雲道：「都是自己人，你這客氣話收起來罷。明兒是樞哥兒滿月，大家都有事，後天在我這裡做個午局，你做好了帶來交卷。若是明兒見了琴妹妹和李家兩位，咱們再邀上他們就熱鬧了。」岫煙聽了也甚高興，答應必來。又和寶釵說些閒話，因家中有事，便先回去。探春惜春那一局下完，天已傍晚，算起來黑棋輸了四五子。大家又陪探春至上房，坐了一會方散。

次日，樞哥兒滿月，因是第二個哥兒，並無甚舉動。李紋李綺都沒來，只各送了一份禮。倒是薛寶琴來了，湘雲把做的「蠟梅詩」給他看，又補約他在櫳翠庵小聚。晚上湘雲打發人將柳嫂子叫來商定食品，都是素食居多，有些素菜葷做。一早起來，又和翠縷入畫將房子收拾佈置一番，便去尋探春。正值李紈寶釵也在那裡逗著哥兒姐兒玩笑。探春檢那《漱玉集》中夾的一張草稿和湘雲商量，改了幾個字，重新謄過，便要同去看

蠟梅。李紈也沒看過，於是四人一同入園。

將近蜂腰橋畔，已聞著一種幽香。那花兒似點酥融蠟，開到十分透足。寶釵道：「我只幾天沒來，差不多要開乏了。」李紈道：「百花裡頭，我最喜歡的就是蠟梅、水仙。那年在稻香村也種了一棵素心蠟梅，可惜沒有種活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在南邊，見人家院子裡都有一兩棵山茶、蠟梅，到了這裡，就這麼貴重，真是物離鄉貴。」湘雲道：「不但北方蠟梅難得，這棵是顰兒親手種的，更難得呢。咱們要好生培養他才是。」寶釵見大家站得久了，便道：「咱們到亭子上歇歇罷。探春道：「這裡究竟冷，還是到雲妹妹那裡，大家說話去罷。」說著便同往櫳翠庵而來。

走到院子裡，見那幾株紅梅多半開殘了，只兩棵新開的，還紅得鮮豔。又在花下看了一回，方一同進屋。惜春早課已完，招呼入坐，笑道：「你們今兒真是早班。」寶釵見屋內收拾的非常整潔，炕几上擺了一大盆蠟梅，靠窗花架上擺了一盆硃砂梅，正是那天從怡紅院搬來的，笑道：「雲妹妹真會扌刀）飭屋子，這花兒到你們這裡，也分外耐久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們屋子太熱，這梅花是喜冷的，所以對付不好。他們講究養梅花的，都要擱在冷窖裡呢。」李紈道「琴妹妹、邢妹妹都沒來，咱們擺飯還早。四妹妹，你把畫的園圖拿出來，大家賞賞罷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不記得放在那裡了，這還得現找去。」湘雲道：「四妹妹你忘了？那年太太和劉姥姥逛園子，要看這圖，你預先拿出來擱在書架頂上。後來天晚了，太太也沒得來，只怕這圖還在那裡呢。」惜春即命入畫去取。

等了一會，入畫抱了一大卷子，外面有油絹裹著。寶釵湘雲二人連忙接過，慢慢揭開油絹，見鵝黃綾子裱就幅頭，上有古銅色冷金箋，篆書「大觀園圖」四字。大家展開細看，乃是一幅工細全圖。從園門一帶玲瓏山石畫起，那省親別墅，以及有鳳來儀、怡紅快綠、蘅芷清芬、杏簾在望各處坐落，樓台廊榭，全依界線畫成，連門窗的式樣，橫扇的花紋，都描得十分精緻。湘雲將圖攤在長案上，眾人隨意指點看去：那一帶荷花、菱葉是藕香榭、紫菱洲。這山腰裡一片梅花，是櫳翠庵。那山頂蒼松翠柏中有一座敞廳，必是凸碧山莊。有的說，那邊蘆葦叢裡一帶竹子橋，緊接著臨水茅屋，不是蘆雪亭麼？卻只短了個披蓑戴笠的寶玉。有的道，那一片稻田，映帶著杏花楊柳，還有些土牆草舍，多半是稻香村，站在那柴門外頭，領著一個小孩子的，不是大嫂子和蘭哥兒麼？

正在繞案圍觀，紛紛評論。探春瞧見紅香圃外一個美人靠在石牀上睡著，身上全是芍藥花瓣，指給湘雲看，笑道：「你瞧，這是誰？」湘雲不禁發笑，也指著池子旁邊幾個美人，靠著石欄杆在那裡垂釣，中間有一個鵝蛋臉的，正釣上一隻紅鯉魚，笑向探春

道：「你瞧這個人像你不像？」李紈道：「老太太吩咐要把琴妹妹雪裡梅花添上，怎麼倒忘了？」探春道：「那不是麼！」大家看那暖香塢旁，太湖石畔，果然有個美人，穿著金翠輝煌的衣服在那裡站著。身後另有一丫環，抱著一大瓶紅梅花。湘雲道：「怎麼不把二哥哥也畫在上頭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畫在一處，不大合式罷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那麼，應該畫你們兩個舉案齊眉的在一塊兒才對呢。」

說著，又向那邊看去，只見山坡裡畫著兩個人，一個金冠華服，兜著滿襟的花片，像是寶玉。一個曲眉秀靨的美人，肩上扛著小小的花鋤，卻像是黛玉。山坡前頭一座八角亭子，有個美人在亭子邊撲蝴蝶，那臉龐神氣，宛然就是寶釵。大家都道畫得很像。寶釵笑道：「應該把雲妹妹、綺妹妹對撲蝴蝶那一段添上，才有趣呢。」眾人細數一回，差不多大觀園中姐妹們都畫全了。那嘉蔭堂拜月一段，連賈母王夫人也都畫上，只短一個劉姥姥。湘雲笑道：「四妹妹畫的雖好，草蟲上究竟有限，怎麼把母蝗蟲給漏了。你不知道這圖的別名叫做《攜蝗大嚼圖》麼？」大家聽得都笑了。

正笑著，丫頭們回道：「梅姑奶奶來了。」眾人都迎前相見，探春問道：「邢大姐姐呢，怎沒有來？」寶琴道：「蝌二嫂子本約我同

來的，剛才到了那邊，偏趕上姐兒不大舒服，有些寒熱，他叫我帶信道謝，那蠟梅詩也替他帶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小孩子也許撲了風，不要緊的，別亂吃藥。」湘雲請寶琴也看看畫，又把探春、寶琴、岫煙的詩都收齊了，先叫侍書去謄，一面催著擺飯。少時入席，上了菜，眾人都不大吃素的，換了新鮮口味，無不贊美。等吃完了，侍書抄的詩也都抄齊，將湘雲寶釵兩首寫在前頭，底下是：

蠟梅　檻梅逸友

孤芳未肯御鉛華，獨抱冬心向水涯。

檀口半欹融麝炷，蜜脾初滿引蜂衙。

來從蠟國原非蠟，夢伴花仙只此花。

染就額黃愁不似，好教玉葉付詩家。

蠟梅　　蕉下客

壓倒新妝萼綠華，輕黃點染幾枝斜。

盈盈鵲印如爭豔，采采蜂房莫怨奢。

檀蕊堆香烘寶月，酥枝照水閃金霞。

扶持不借東風力，宮樣看渠點帽紗。

蠟梅　　雲槎歸客

額妝新試勝朝霞，占得春風磬口花。

伴鶴小諧金粉夢，泛鵝初醉雪香家。

輕黃蕊動微寒勒，瘦碧枝橫淡月遮。

會許九英天苑見，仙衣重映玉堂麻。

大家仍推李紈評定。李紈細看了，只分別加圈，不肯評斷甲乙，說道：「你們都在家裡做的，推敲至再，焉得不好？若依我胡評，還得推二薛居上，餘者都不相伯仲。」又坐了一會，寶琴先要回去，湘雲堅留探春寶釵，談至日晡方散。此時年事迫近，探春也只住了兩天，又回周府去了。

京外各衙門，向例是臘月二十日封印，賈政在封印期內部務較閒，除了值日上朝，多在家裡和門客們下下大棋，有時在上房裡敘家庭之樂。那天，寶釵帶著賈蕙上去請安，賈政正在炕上坐著和王夫人說話，見賈蕙進去，便說道：「你學裡放了假了，在家裡也要溫溫書、寫寫字，別盡著玩，把心玩野了。

「賈蕙道：「我奶奶給我定的功課，早起溫書，午後寫字，只晚半天出來走走。」賈政問道：「你念了這些時的書，在學裡還是對對子麼？」賈蕙道：「師父叫我學著做『破題』哪。」賈政道：「我給你出個題目，是『事君能致其身』，你懂得這句的意思

麼？」賈蕙道：「這章書師父講過的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我要你有點作意，別淨掉那些虛腔。」賈蕙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有是有了，爺爺看用得用不得？」說著便要尋筆硯，賈政道：「你口念也是一樣。」賈蕙念道：「致身有道，所以事君者盡矣！」賈政拈髭微笑道：「雖不甚警切，也還虧你。你在學裡做的是什麼題目？」賈蕙道：「前兒師父出的題目是『致知在格物』。」賈政道：「這題目太深了，你做得上來麼？做的什麼，念給我聽聽。」賈蕙道：「知有由致，即物而寓焉矣。」賈政笑道：「這是你做的麼？師父改了沒有？」賈蕙道：「我做的頭一句是『明致知之要』，師父給改了的。」賈政道：「實在是師父改的妥當，你做這個題，得把題中之意先研究透澈了。這句書各家講的不同，只有朱注『即物而窮其理』，最為平正的確。這致知是入學的頭一步，先要一切事理都看得明白了，然後正心、誠意的工夫才有個標準。由正心、誠意，再做到修齊治平，這是一串兒的學問。那王陽明另創出『良知』之說，要說是各人心上本有的，按上那個『致』字，就有些說不通了。」賈蕙連答應幾聲是。王夫人、寶釵見他們祖孫二人講得非常高興，知道蕙哥兒做的不錯，也暗暗歡喜。正說著，玉釧兒回道：「蓉哥兒、蘭哥兒上來。」寶釵便領賈蕙退下。

原來皇上因時屆歲暮，念及各軍機僄直勤勞，各疆臣中也有勛勞夙著的，都賞了御書匾額。賈蘭得的是「經綸濟美」四字，賈珍得的是「屏翰嘉勛」四字，蓉蘭二人從朝中領了下來，便同來回明賈政。賈政自見歡喜，吩咐他們將這兩方匾額鉤摹下來，做成藍地金字木匾，懸掛在宗祠之內。賈蓉賈蘭都答應是。賈蓉又道：「這匾額鉤摹雕刻，至少也得半個月工夫，眼下家祠裡就要舉行春祭，只怕趕不及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春祭盡管舉行，等匾額製成了，另擇一日懸匾告祭，有何不可？」賈蓉答應遵辦。賈政又問：「你父親說是要來陛見，怎麼還沒有信？」賈蓉道：「我父親把地方善後辦完了，就要請陛見的。先因為籌辦水師，一時走不開，剛籌辦就緒，又趕上紅毛國的貢船早晚要到，不得不在任上照料。或許帶同貢使一起來京，也未可定。」賈政道：「紅毛國的貢船好多年沒來了，這回忽然上表進貢，也是主上洪福、國家鼎興之象。」賈蓉道：「我父親還有幾句話，信上不便說的，叫蓉兒代回老爺：那年兩府查抄，大老爺和我父親同時獲咎，如今我父親過蒙恩遇，位至開府，大老爺僅止開復，至今還沒得起用，想起未免內慚。怎麼找個門路，求上頭賞個差使，替大老爺轉轉面子才好。」賈政道：「誰不願意一家子都轟轟烈烈的，你父親尚且如此關念，難道我為哥哥倒不肯盡力麼？但是事情有個輕重，你父親從前犯的事本來甚小，那張華的事更冤枉，後來又立了大功，所以起來的這們快。大老爺犯的是私罪，那勾結外官，欺壓良民，是上頭最恨的。我幾次探他們的口氣，都只有搖頭的份兒，可有什麼法子！或許你父親來陛見，和各位王爺說說，碰著瞧罷了。」

一時又對賈蘭道：「剛才我試試蕙兒，『破題』都會做了，儒太爺的教法真不錯。」賈蘭道：「儒太爺教咱們家子弟也兩三輩了，明年正月是他八旬整壽，該怎麼盡點情呢？」賈政道：

「若說做生日唱戲，決不合儒太爺的心事。我想你瑞大叔過去了，一直沒有立嗣，按支派誰該承繼，你和蓉兒商議，早些替他辦了。再替他買所住房，置點小產業。咱們也盡了情，他也得了實惠，比什麼熱鬧都強。」賈蘭道：「爺爺想得周到，立嗣的事，孫子和蓉大哥就辦去，其餘的再和寶二嬸娘商議罷。

「蓉蘭二人下去，賈蓉自回東府，賈蘭回至園中見了李紈，將賈政要替代儒買房置產的話說了。李紈道：「這事不忙在一時，況且置產也得約定個數目，等過了年，我和你二嬸娘仔細估計了，再請老爺的示罷。」

轉眼便到了歲除，賈氏宗支自代字輩以下，都至宗祠行禮。

尤氏賈蓉又按舊例備了家宴，留賈赦、賈政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都在東府上房坐了席，方回來受賀。賈蕙此時才七八歲，也穿著五品冠服，隨同祖父哥哥趨蹌中禮，族中無不稱歎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寶玉同黛玉逛了金焦，回至太虛幻境仍舊過那逍遙日子，每日無非到賈母處承歡，或與黛玉閨房取樂。外頭有柳湘蓮秦鍾諸好友忘形談笑，房下又有晴鵑麝釧芳藕等一群愛姬，或顧曲評花，或拿舟泛月，真是無憂世界，極樂乾坤。卻因林如海臨別時一番箴誨，寶玉時時警惕，深自檢束。在園中曖芳齋收拾了兩間靜室，搬了許多道書放在那裡，每日必要靜坐一時。有時要吃茶果，只叫紫鵑送去。紫鵑背地裡向黛玉道：「我看二爺又像那年要做和尚的神氣，別又著了魔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是這個脾氣，想到那裡就要做到那裡，別理他，過個十天半個月就好了。」紫鵑道：「姑娘說的話他還聽，還是勸勸他罷。就不致招了外魔，圈出病來也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在那裡呢？」紫鵑道：「此時正在靜室打坐，姑娘去看看罷。」

黛玉便扶著紫鵑，一路走到曖芳齋。見齋內瓶幾爐香，也收拾得非常潔淨。寶玉正坐在木榻上，閉目垂簾，他們進去，只像沒瞧見似的。牆上還貼著一張素箋，寫的是座右銘，黛玉看那銘是：

制心如騑，避欲如螫。養空而游，宅虛而息。

無勞無搖，道在守一。入素含元，與天無畢。

看完了只是微笑，便向寶玉笑道：「魔來了，還坐什麼，快替我起來罷。」寶玉撲嗤的一笑，擦擦兩隻眼睛站起來道：「你真是我的魔，那年頭一回煉丹，就是你來了，我失聲一叫，丹爐立時坍倒，害得我又費了好些時工夫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既是專心修道倒也好，我給你預備下一副鋪蓋，你白天夜裡就在這屋裡罷。我們也清靜清靜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因為姑爹那麼說，每天抽點空在這裡靜靜心，那有這許多說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靜靜心呢，原是好的，何必要這麼刻苦？你是得了道的人，只要時常守定此心，不為外物所奪，便不至墮落。你平時那麼放縱，忽然又這麼拘束，都未免失之太過，必至憋悶出病來才算了哪。

「寶玉道：「我也是道家之體，那會悶出病來？你不來，我再坐一會，也要出去了。」黛玉指那座右銘道：「你這銘就不通，修道的人只說養心，沒聽說制心。心養得雲平水平，一無塵滓，何須強制？那強制的工夫又靠得住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你比我見得高，我只聽你的就是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那裡你也沒上去，剛才還問起你，咱們上去轉轉罷。」寶玉便同黛玉出園至賈母處。

賈母見了寶玉笑道：「我聽說你又在那裡用功，難道司文院的人也要大考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那是用功？只靜坐收收心罷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剛才想起一件事，要找你商量。明年大年初一，就是元妃娘娘的五十整壽，咱們在這裡雖說不用照例進奉，也該好好的送份禮。你們大家掂對，又要雅致，又要合用才好。」寶玉正要答言，鳳姐在旁接著說道：「娘娘跟著萬歲爺，什麼沒享用過？咱們進奉東西，要在他嘴裡落一聲好可不容易。若是自己會做活的，繡成一件東西進上去，不管好不好也總算盡心了。可惜眼前沒那好手。」迎春道：「晴雯不是會織孔雀毛麼，叫他給娘娘織一件氅衣，必定看得過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倒是一件正經東西，娘娘也用得著，還得配成四色，才像一回事呢。」鴛鴦道：「那絳珠仙草別處沒有的，上回勻了兩叢，種在蘅香苑山石上，都活了。若是揀那老根開花的，另勻四盆做壽禮，也怪希罕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可是好，別傷那老根。還是挑那雛嫩的，挪在盆裡，也容易活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想了兩件，不知合式不合式。上回我們去逛蟠桃園，帶回來幾個桃核種在園子裡，也長成小樹，都開花了。挑兩棵好的挪在盆裡，不也是一種盆景麼？還有老太太給我的白玉天然觀音，我也是白擱

著，娘娘又信佛，不如拿他也湊上罷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四件都還拿得出去。別的配個盆、配個匣子都容易。就是那雀金氅，不是一天織得成的，咱們把晴雯找了來，商議妥了，早些預備，別耽誤了。」黛玉忙即打發侍女去叫晴雯。一時晴雯來了，寶玉便將大家要煩他織雀金氅進與元妃，大致告訴他。又問了他日子近了，可來得及？晴雯道：「日子盡趕得及，只是我好久沒織，織出來還不定怎麼樣。就要織也沒有那些雀金線，這裡還怕沒處找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只要你答應了，那雀金線歸我辦去。」賈母素知晴雯性子傲，便叫他到了跟前，說道：「好丫頭，你替我辛苦兩天罷。娘娘問起來，我們就說是你做的，少不得娘娘還要提另加賞呢。」晴雯道：「老太太吩咐的，我怎麼敢不做呢？只怕織壞了，見不得人是真的。」當下說定了。

過一天，鳳姐備齊了雀金線，又開了元妃腰領袖口的尺寸，都交給晴雯。原來鳳姐從前在榮國府常時進奉，所以尺寸大小長短，心裡都有個底子。晴雯推不出去，只可在留春院前廈支了繃機，將那些雀金線先理齊了，便仔細織起。寶玉見他織得有趣，也幫著理理線、拿拿剪刷，一會兒又怕他累著，叫他歇歇。有時磨得晴雯急了，說道：「小祖宗，你干你的去罷，那裡就累壞了我呢。」黛玉也時常來看他，見他織出來的，果然金翠鮮明，非常奪目。到底會的不難，不到半個月工夫，已將一領雀金氅織成。晴雯又將那參差不勻之處，仔細收拾了一道。

賈母鳳姐等見了，無不贊美。寶玉又揀了四個白玉條盆，分種仙草。兩個紫瑛方盆，移種那兩棵蟠桃。每日用甘露灌溉，仙草花開得更豔。那蟠桃尚在開花，已結了小小的桃子，似碧玉雕成一般。又將白玉天然觀音另換了水晶匣罩，更見莊嚴名貴。

這些進奉禮物齊了，賈母和鳳姐黛玉等重過了目，便打發四個侍女送去。元妃見了甚喜，又問知雀金氅是晴雯織的，更為誇贊。當下重賞了侍女，又回賞賈母利嘛佛一尊，碧玉鑲萬年朱藤杖一枝。寶王黛玉俱是寶硯一方，碧玉如意一枝。鳳姐迎春等也各有賞齎，又單賞晴雯金花庫錦二疋。到了新年將近，寶玉天天都在梨雪軒和芳官藉官等演習歌舞。大家問他忙的什麼，寶玉只是笑，不肯說。瞬屆元妃誕辰，便是新年元旦。赤霞宮中也只金鼎氤氳，珠燈燦爛，花皆含笑，人盡添妝，並不似塵世間熱鬧。寶玉黛玉等五更即起，先見賈母，行了賀歲家禮。然後同鳳姐迎春赴元妃宮中祝壽，小太監奏明元妃，另由宮娥引進，寶玉等依國禮拜祝。元妃傳諭免禮，已都拜了下去，忙又命宮娥扶起賜坐。鳳姐是初次入宮，見那正殿七間，雕樑藻井，行龍抱柱，規模甚為壯麗。中間設了寶座玉幾，兩旁擺列雉尾宮扇，高罩宮燈。元妃另坐一張鑲金嵌玉的圈椅上，和寶玉黛玉略談家事，知黛玉新近曾回榮府，又詳問賈政王夫人的起居以及賈珍賈蘭近來宦

績。寶黛二人一一奏答。元妃笑道：

「咱們家的家運，也隨著國運轉的，這幾年才舒展過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都是仰賴娘娘福庇。」元妃又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在這裡，虧你朝夕承歡，近來精神倒比先更好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向來喜歡熱鬧，天生是個有福的人。剛才說起娘娘慶壽，還要親自來呢。」元妃道：「老太太那麼高壽，咱們作小輩的那裡當得起。」說著，忙叫宮娥們至赤霞宮，傳旨擋駕。這裡仍舊敘談，一時說起那件雀金氅來，元妃道：「我只看那晴雯長相不錯，還不知他手兒這麼巧。」又問那蟠桃是從那裡得來的？黛玉奏明是西王母園裡帶回的桃核，元妃更覺希罕。

一時宮娥們報導：「賈府老太太來了。」小太監引轎直至殿前，元妃迎出，令宮娥扶住不要行禮，又替賈母另安了坐。

大家也都坐了。元妃道：「剛才聽說老太太要來，趕著打發人去攔，也沒攔住。這不比在宮裡，我們小生日，怎好驚動老太太哪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一半是來祝嘏，一半是來瞧熱鬧。昨兒聽寶玉說，又排演什麼新鮮戲給娘娘慶壽。我也眼熱了，趕著來的。」元妃笑道：「昨兒寶兄弟來，說起新排了『雲仙曲『和『雲仙舞』，是從月宮裡偷了來的，要替我熱鬧熱鬧。我說這裡地方窄，不如元宵那晚上到小瓊華去演，我也家裡去瞧瞧。他不肯聽我的，倒把老太太也鼓搗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寶兄弟在家裡還不肯說呢，我們也不知道他葫蘆裡是什麼寶貝，倒被娘娘給揭了蓋了。」寶玉聽了只是笑。又坐了一會，元妃便命擺宴。宮娥們擺齊了，讓賈母和眾人都至配殿領宴。宴畢，又領至後殿，就是元妃的寢宮。只見金碧輝煌，簾櫳靜肅，屏輝翠鳳，鏡展青鸞。元妃讓賈母在炕上坐，賈母見那炕上都是黃龍織錦的枕墊，便只坐在炕旁一張紫檀躺椅上，元妃也旁坐相陪。寶玉、黛玉、迎春、鳳姐都在下邊一溜椅子上坐著，說了一回閒話。宮娥們傳諭開戲。只聽院中戲台一陣鑼鼓聲起，便有許多女伶彩扮出來，先演了一出《八仙慶壽》。這出演完，又接演整部的《勸善金科》原來是一位內廷供奉，把稗官野史有關勸戒的彙編此劇，劇中情節頗有許多怪怪奇奇的事，還有借著神道設教，點醒世人的。眾人聽了，各有評論，賈母卻甚為歎賞，說道：「戲曲小道，原該以勸善為主，才有益於世道人心。好在雖是平正，卻不陳腐。」直至整部演完，已在掌燈以後，又演了一出《萬年燈》，編的是元宵燈景，多少百姓們出來看燈，一直看到皇帝龍樓之下，那燈彩更為繁盛。有些浮光洞、攢星閣，都是用各色花燈紮成的。還有白鷺轉花，黃龍吐水，種種奇景。皇帝又賜給他們大燈，大眾歡躍高呼而退。

這出也很夠熱鬧的，賈母看了，更為歡喜。因見戲場將散，便問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元妃道：「這出下去，就接演『雲仙舞』，老太太看完了再回去罷。」賈母要尋寶玉，卻不在座上，不知何時走了出去。便忙問鳳姐和黛玉。欲知二人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